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俄羅斯的國家治理－制度、政策與官僚體系(第2年) 研究成果報告(完整版)

計畫類別：個別型
計畫編號：NSC 98-2410-H-004-051-MY2
執行期間：99年08月01日至100年07月31日
執行單位：國立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林永芳

計畫參與人員：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徐千惠

報告附件：出席國際會議研究心得報告及發表論文

公開資訊：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華民國 100 年 10 月 31 日

中文摘要： 本研究透過探究中央行政部門的制度設計和政策制訂的過程和結果，以及官僚體系的行政表現，分析普丁和梅德維捷夫時期俄羅斯的國家治理。並從普丁和梅德維捷夫共治下的現代化政策和外交政策，探討制度和政策的連結，以及評估政策施行的表現。

英文摘要： This study analyzes Russian state governance in the Putin-Medvedev era through investigating the processes and outcomes of institution-design and policy-making in central state executives, and the administrative performance of bureaucracy. It further explores the linkages between institutions and policymaking and evaluates policy practices of the modernization project and foreign policy under the Putin-Medvedev tandem.

壹、前言

隨著普丁（Vladimir Putin）欽定接班人梅德維捷夫（Dmitrii Medvedev）於2008年以高票順利當選總統，撲朔迷離的政治繼承戲碼終於落幕。然而，卸下總統職務的普丁卻轉任總理且出任國會多數黨「統一俄羅斯黨」（United Russia）黨魁，繼續左右俄國政治走向。雖然權力核心仍在行政中樞，但是憲法法定下的「超級總統」面對超人氣的實權總理，正式的制度安排與非正式的恩庇侍從權力運作，如何保證並行不悖？換言之，無論就學理上或實際的權力運作，我們該如何看待以延續普丁路線、維持權力現狀為前提的「梅德維捷夫—普丁」雙首長共治模式？尤其，值得關切的是，梅德維捷夫在首度的國情諮文裡，便已提議將下任總統任期從四年延長為六年，以及下屆國家杜馬代表任期從四年延長為五年，此憲法修正案隨即獲國會上下議院通過。此憲法修正案下的俄國憲政體制，其關於總統與總理權限、府會關係和政治穩定等課題，都須進行政治學理上的釐清與探討。

本研究計畫以質性研究法中的個案研究、菁英訪談為主，輔以民意調查機構和官方的統計數據。從制度、政策與官僚體系等三個面向，探討俄羅斯的國家治理。在憲政制度面上，套用半總統制的相關理論（Elgie, 2009），比較俄羅斯憲政設計的特性，例如總統權力、總理權力、行政中樞的組織和力量（如總統辦公廳、總理辦公廳）、政黨為主的政治協調機制，以及政治和行政的連結（Dimitrov, Goetz, and Wollmann, 2006）。在政策制訂、執行和影響方面，則以國家統合主義（state corporatism），社會契約論（social contract）（Cook, 2007），國家俘虜（state capture）等概念，分析俄國的現代化政策。貪腐的官僚體系往往是國家治理上的主要障礙，因此行政革新攸關改革成效。

此外，梅德維捷夫在2009年9月發表的《俄羅斯，前進！》（《Россия, вперед!》）文章中，提出了實現國家現代化的構想，¹在隨後幾次的國情諮文和重要講話也一再重申，俄羅斯將與主要國家建立現代化夥伴關係，發展經貿與科技創新活動，以達到國家的全面現代化。俄羅斯視現代化為邁向復興和重新崛起的路徑，利用外交推動俄羅斯創新經濟和全面現代化戰略。因此，本文亦探討外部限制、理念因素、國內政治對外交政策的影響？以及檢視在不同時期和不同政策領域，這些因素有何不同的影響？

本研究透過探究中央行政部門的制度設計和政策制訂的過程和結果，以及官僚體系的行政表現，分析普丁和梅德維捷夫時期俄羅斯的國家治理。並從普丁和

¹ 《Россия, вперед! Статья Дмитрия Медведева》, <http://www.kremlin.ru/news/5413>

梅德維捷夫共治下的現代化政策和外交政策，探討制度和政策的連結，以及評估政策施行的表現。

貳、現代化政策

研究蘇聯時期的國家社會關係往往有所謂的社會契約論或福利威權主義（welfare authoritarianism），亦即政府提供人民的基本溫飽以換取人民對政府的政治效忠。隨著蘇聯解體，後共俄羅斯的自由化經濟政策亦反映到社會福利改革，只不過葉爾欽（Boris Yeltsin）時期由於經濟表現不佳、府會政治僵局、國家在稅收、中央與地方關係等方面的治理能力不彰，以致社會福利改革幾乎停擺。普丁時期，一一克服了上述難關，得以遂行概括四個面向的社會福利改革：福利供應私有化；風險承擔個人化；支付方式貨幣化；以及管理去中央化（Cerami, 2009）。然而，自由化的社會福利改革違背了人民對大有為政府的期待，而且社會部門的貪污腐敗日趨嚴重。2005年1月由現金給付取代實物補貼的「福利貨幣化法案」開始實施後，隨即引發全國性的抗議風潮。為安撫民心，2006年俄羅斯政府推出針對教育、住房、健康醫療、農業發展等四大社會福利項目的「全國民生方案」（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проект），其目的在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改善貧窮現象，透過基本的醫療保障和教育服務以發展人力資源。2008年「普丁計畫」—「俄羅斯聯邦長期社會經濟發展概念」（концепция долгосрочного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出台，其中關於社會政策部分，基本上仍是「全國民生方案」的延續。「俄羅斯2020年前的發展戰略」（Стратегия-2020）在於提升國家的競爭力，在經濟領域從能源發展型模式轉變為創新型模式，著重能源、資通訊科技、生物科技、核子科技等優先領域的制度、基礎設施、創新、投資的現代化。

保守的現代化（консервативная модернизация）或是威權的現代化（авторитарная модернизация），亦即在國內的政治上維持現況，而在經濟和社會的領域內進行成功的改革（Гельман, 2009），已成為「梅-普共治」的國家發展路線。相較於後共地區因顏色革命而導致政權替換，俄羅斯威權政體的調適性與穩定性可從三個面向加以解釋：制度化的執政黨結構；國家的軍警強制力；以及國家對經濟的控制（Way, 2010）。同時，政治文化因素亦不容偏廢。換言之，俄羅斯政治體系的制度特徵，遠不及長期歷史上的獨裁專制所孕育的個人化特色（Холодковский, 2009），而普丁的高民意支持度，合理化其威權統治的正當性。

關於俄國的民主之路，普丁在2005年的國情諮文指出，俄國在發展民主之前，應先考量自身的情況，俄國作為一個主權國家，有能力自己選擇和決定邁向

民主的期限和條件，此一看法形成了所謂的「主權民主」(суверенная демократия)的要義。提昇俄國主權是普丁的核心價值和目標。普丁認為 90 年代的混亂局面，是由於國家解體和寡頭弄權，破壞了國家自主效能。因此，普丁認為提昇國家主權和恢復現代國家權力，是提振民主的關鍵 (Browning, 2008)。

俄國在葉爾欽主政的九〇年代，由於菁英團體的分化和彼此之間的競爭並沒有造成威權主義的發展，但分化的菁英們也從未建立起民主的遊戲規則 (Гельман, 2009)。普丁首先藉助於「垂直政權」—官僚層級組織的復甦，重新「馴服」所有的政治機構，使決策部門定於一尊 (Крыштановская, 2005)。聯邦制度的種種變革，如劃分七大聯邦區、派駐總統全權代表，改組上議院—聯邦委員會，總統有權解除地方行政首長職務和解散地方議會，取消地方行政首長普選等去聯邦化的中央集權作為，更加形成了不利民主發展的威權式單一制國家 (Stoner-Weiss, 2006; Ross, 2005)。層級式組織結構的軍警情治強力部門幹部成為使命必達的先鋒。葉爾欽時期分化型的金融寡頭 (financial oligarchs) 利用各自的經濟優勢滲透高層政治的「國家俘虜」現象，已被普丁時期共識型統治菁英—強力部門寡頭 (силовой олигарх) 或是官僚寡頭 (bureaucratic oligarchs) 給取代並向經濟領域反撲，而出現了所謂的強力部門資本主義 (silovik capitalism) 或是官僚資本主義 (bureaucratic capitalism)。²

除憲政的制度面外，對於邁向強國和現代化之路的俄羅斯而言，在內外政策的制訂與施行上，仍充滿許多的挑戰。梅德維捷夫就任總統後的短短半年內，俄羅斯即歷經了與喬治亞的戰爭和全球金融風暴的衝擊。現代化、完善社會福利和反貪腐等當務之急，無疑是檢驗政府團隊治理能力的重要政策指標。而貫穿政策與機構、中央和地方的官僚體系，其是否具備廉政效能，攸關改革成敗。若以世界銀行的六個治理指標來看，政治穩定(political stability)和政府效能(government effectiveness)這兩方面雖有口碑，但在言論與究責(voice and accountability)、監管品質(regulatory quality)、法治(rule of law)和控制貪腐(control of corruption)等四方面更待加強。為達國家現代化的目標，必須賦予社會真正的行動力，但伴隨的有可能是政治不穩和政權替換的風險；若排除自發性的社會力參與，光靠累贅顛頂的官僚機構，那麼現代化目標的實現，肯定遙遙無期。

² 例如，時任第一副總理的伊凡諾夫 (Sergei Ivanov)，擔任聯合航空製造公司 (United Aviation Building Corporation) 董事長，第一副總理梅德維捷夫擔任天然氣工業公司 (Gazprom) 董事長，副總理朱可夫 (Alexander Zhukov) 擔任俄羅斯鐵路公司 (Russian Railways) 董事長，副總理納雷什金 (Sergei Naryshkin) 擔任第一頻道電視公司 (First Channel TV) 董事長，總統辦公廳副主任謝欽 (Igor Sechin) 擔任俄羅斯石油公司 (Rosneft) 董事長，總統辦公廳副主任蘇爾科夫 (Vladislav Surkov) 擔任石油產品運輸公司 (Transneftproduct) 董事長，工業與能源部部長赫里斯岑科 (Viktor Khristenko) 擔任石油運輸公司 (Transneft) 董事長。

參、外交政策

戈巴契夫時期蘇聯的「重建」，產生了無法遏止的離心性效應，尤其是地方選舉與民族分離運動的結合，造成國家對社會和地方控制力的減弱，蘇聯的族群聯邦制形成了主權宣示和公投獨立的骨牌效應。隨著中東歐共黨政權紛紛垮台，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人民代表大會於1990年6月12日宣示俄羅斯國家主權，並於同年10月設立了獨立的外交部，開啟了俄羅斯自身的國家利益與外交政策走向的辯論。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繼承了蘇聯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的席次，在國際上持續保有大國的象徵地位；然而，國力已大不如前的俄羅斯，面臨如何重新定義自己的國家利益和提升國際地位的難題。

獨立初期的俄羅斯，採取帶有理想主義色彩的大西洋取向的外交政策，其目的在於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以便進行國內的政治和經濟改革，與國際經濟整合，並克服冷戰遺緒，拆解對抗的結構，同西方國家建立戰略夥伴關係。然而，親西方的政策走向，難免引起國家利益受損的質疑。在自顧不暇之餘，也忽略了傳統勢力範圍—獨立國家國協和蘇聯時期的盟友。因經濟震撼療法的社會成本遽增，保守的俄羅斯國會和改革的總統之間形成了1992-1993年的雙重政權危機，最終葉爾欽雖以非憲的武力手段解決憲政危機，並以公投方式通過了總統權力極大的後共憲法。然而，同時舉行的國會大選卻由季里諾夫斯基（Vladimir Zhirinovsky）的激進民族主義政黨「自由民主黨」（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of Russia）囊括了下議院國家杜馬最多的政黨席次。民族愛國主義政黨「共產黨」（Communist Part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於1995年的國家杜馬選舉，成為第一大黨。國內部分民眾對經濟改革和俄羅斯大國地位旁落的怨懣之情，藉由選票表達了他們心中的不滿。

2000年普亭就任總統後的首次國情諮文和新出台的2000年《俄羅斯外交政策構想》，主張恢復俄羅斯的強國地位。因此，普丁和梅德維捷夫時期俄羅斯外交的首要任務在於，為提升綜合國力、恢復大國地位，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其外交政策的基礎則是務實、經濟效益和國家利益至上。俄羅斯外交政策乃是以經濟現代化、政治穩定為前提，以維護國家利益、恢復大國地位為目標。國家認同、政權類型、綜合國力消長和國際局勢變化，決定了俄羅斯對國家利益的界定和對外採取衝突或合作的態度，也影響著俄羅斯外交政策的形成和發展（Wallander, 1996; Donaldson and Noguee, 2009）。

俄羅斯針對其國家利益和國際地位的不同認知—整合或孤立、區域性或全球

性，³基本上有三個主要的思想學派：西化派—強調自由、民主、人權普世價值；國家主義派—強調穩定、主權價值；歐亞主義派—強調斯拉夫文明的獨特性（Tsygankov, 2010）。據此，俄羅斯外交政策在不同時期有其特點：蘇聯戈巴契夫時期—新思維外交政策；後共俄羅斯葉爾欽總統第一任期—大西洋取向的整合政策；葉爾欽總統第二任期—歐亞取向的多極化大國均勢策略；普丁總統第一任期—守勢的大國務實主義；普丁總統第二任期至梅德維傑夫總統時期—攻勢的大國務實主義。不同時期俄羅斯外交政策的表現，則可以政策構想與現實的差距、政策一致性、民意支持度和文明吸引力等指標來加以評估。

自 1990 年代中期，俄國即主張一個多極體系，以取代美國支配的後冷戰單極國際秩序。⁴普里馬科夫（Yevgeny Primakov）於 1996 年出任外長後，提出了多極化外交政策。1997 年 4 月，中俄莫斯科高峰會簽署了《中俄關於世界多極化和國際間秩序的聯合聲明》，確認了世界多極化的發展趨勢。俄羅斯作為多極世界中的一極，是俄羅斯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務，也是確保大國地位和維護國家利益的重要手段。俄國視國與國之間關係為互相競逐權力和勢力範圍，也意味著俄國擔心外部力量會阻撓一個強大俄國的崛起。多極體系的概念逐漸成為俄國思考國際關係的知識基礎，也影響了外交政策的形式和內容。多極體系成為俄國衡量自身力量相對於其他競爭強權的一項指標，類似蘇聯時期的「東西方武力對比」（correlation of East-West forces）概念，也是避免出現美中兩極體系的避險策略（Newton, 2010）。2008 年俄喬衝突後，俄國接著承認阿布哈茲（Abkhazia）和南奧賽提亞（South Ossetia）的獨立，俄國總統梅德維捷夫在接受電視專訪時，針對上述問題，提出了外交政策施行的五個立場，其中第二個立場即主張世界多極化，反對單極體系。⁵

俄羅斯急於成為強權，主要是基於下列原因的考量：對外部威脅的認知，尤其是對於西方國家刻意的挑釁行為，如北約持續東擴、美國的彈道飛彈防禦計畫、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藉由非政府組織干涉獨立國協國家內政的顏色革命

³ 整合、全球性，其概念上強調合作、互賴、主權讓渡、國際社會的正常國家；英國學派的團結主義觀（solidarist）以個人為主，著重人權等普世價值。孤立、區域性，其概念上強調威脅認知、衝突、主權至上、領土完整、權力平衡、劃分勢力範圍作為大國地位的依據；英國學派的多元主義觀（Pluralist）以主權國家為主。

⁴ 在俄國公布的外交政策和國家安全的正式文件或領導人的重要講話，一再強調多極體系的重要性。參見，1997 年出台的《俄羅斯國家安全概念》（Концепц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1998 年時任總理的普里馬科夫於訪問印度期間，提出了俄—中—印戰略三角概念；2000 年《俄羅斯國家安全概念》；2000 年的《俄羅斯外交政策概念》（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和《俄國軍事準則》（Военная доктрин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認為發生大規模戰爭的可能性很低，指出國際體系的單極趨勢是對國際穩定的主要威脅，俄國應致力於強化多極體系；2003 年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前後，俄中、俄法德聯合聲明中，表達反對立場，主張多極體系；2007 年，俄國外交部發表《俄羅斯外交政策概覽》（Обзор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2008 年，《俄羅斯外交政策概念》；2010 年《俄國軍事準則》。

⁵ <http://www.rg.ru/printable/2008/09/01/principi.html>

等；國家衰弱的危機意識，唯有成為強權方能確保國家主權和領土的完整、排除其他強權於歐亞地區的固有勢力範圍之外、主導經濟現代化；以及理念因素，也就是國家認同和強權心態、記憶等（Newton, 2010）。

基於地緣政治和國家安全的考量，俄國向來視獨立國家國協地區為其專屬勢力範圍、戰略緩衝區和外交的優先方向。相較於 2004 年波羅的海三國加入北約組織，俄國雖一再嚴厲警告卻毫無作為；2008 年俄羅斯果斷地揮兵喬治亞，向西方國家表明了其不惜以武力捍衛後蘇地區利益的決心，此舉也可用來凸顯北約組織在俄國「後院」的軟弱，只會虛張聲勢，不願與俄軍正面交鋒（Spechler, 2010）。俄國透過集體安全條約組織、歐亞經濟共同體和 2010 年成立的俄羅斯-白俄羅斯-哈薩克三國關稅同盟，維持和發展與歐亞各國的友好合作關係，並延長俄羅斯在阿布哈茲、亞美尼亞和烏克蘭克里米亞半島等國的軍事基地駐紮期限，以確保俄國在前蘇聯地區的主導地位。普丁於 2011 年 10 月 3 日在《消息報》（*Известия*）撰文倡議新的歐亞整合計畫-「歐亞聯盟」（Евразийский союз），藉此強化與前蘇聯地區國家的合作，促進各國在能源、交通、科技和社會領域的夥伴關係，進而成為現代世界多極體系的一極，作為連結歐洲和亞太地區的有效中介（Путин, 2011）。

俄羅斯加強公共外交、提升國家軟實力。2005 年 12 月，24 小時全天候的衛星電視英語頻道「今日俄羅斯」（Russia Today, RT）開播，並成立「俄語世界基金會」（Фонд “Русский мир”），於 2008 年 9 月成立的關於獨立國家國協和僑民事務及國際人文合作的聯邦機構-俄羅斯合作（Рос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藉由現今分布在 73 個國家的俄羅斯科學與文化中心（Российский центр науки и культуры），進行國際人文合作；並推廣俄語教學、更新社會網絡的資通技術、建立民主制度和公民社會的文明吸引力，打造國家品牌和提昇國際形象，以強化俄國的軟實力（Юргенс, 2011）。2009 年 5 月，梅德維捷夫總統任職一年後，指示成立「國際形象委員會」，以改善和提升俄國的國際形象，尤其是修補俄喬衝突後，對外界所造成的不良觀感。該委員會由總統辦公廳主任納雷什金（Sergei Naryshkin）擔任主席，委員會成員還包含了總統辦公廳副主任葛羅莫夫（Alexei Gromov）、外交部部長拉夫羅夫（Sergei Lavrov）和總統外交事務助理普里霍得科（Sergei Prikhodko）等政要。2010 年 2 月，梅德維捷夫簽署總統令，成立「公共外交援助基金會」和「國際事務理事會」，以改善俄國在西方的形象。與聯合國下屬的教科文組織充分合作，進行國際交流與合作。舉辦一系列重要的國際論壇，以提高俄羅斯的國際對話與發言權。於 2011 年 6 月舉辦第 15 屆「聖彼得堡國際經濟論壇」（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форум）⁶；2011 年 9 月在雅羅斯拉夫爾（Ярославль）舉辦第三屆的「世界政治論壇」（Мировой

⁶ 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форум, <http://www.forumspb.com/ru>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форум)⁷；普丁也每年參加自 2004 年成立的「瓦爾代國際研討俱樂部」(Валдай-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дискуссионный клуб)⁸會議，和與會的國際俄羅斯研究專家對話。

隨著俄羅斯的國力復甦與大國的重新崛起，國際政經版圖正面臨權力重組。首當其衝的，自然是歐亞地區，尤其是俄羅斯傳統勢力範圍的區域。俄羅斯與其他強權在前蘇聯地區所進行的合作與權力競逐，終將影響國際政治格局變遷。北約東擴被俄羅斯視為是對其固有勢力範圍的蠶食；而能源和軍事力量不僅是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的工具，也是權力的象徵。俄羅斯的強勢具體表現於，同烏克蘭的天然氣紛爭，與喬治亞的武力相向，旨在防止北約、歐盟進一步壓縮其戰略空間。當顏色革命的浪潮危及威權政體時，當全球金融風暴重創西方財政信譽時，俄羅斯以中央集權的政治穩定，以油氣出口的經濟成長，提供了歐亞地區國家別於西方的治國模式選項。

針對美國擬建立涵蓋中東歐國家的導彈飛彈防禦系統，普丁在 2007 年第 43 屆慕尼黑安全政策會議時警告美國，此舉將不可避免的會導致新一輪的軍備競賽，也威脅將俄國飛彈再度瞄準歐洲 (Путин, 2007)。2008 年俄喬衝突後，波蘭與捷克即刻與美國簽署了在本國部署反導彈防禦系統的協議。2008 年國際金融危機衝擊西方主導的世界體系，20 國多邊合作機制形成。金融危機和國際油價下跌，影響俄國的經濟實力，減弱了俄國外交上的強勢作為，也有助於俄美關係的重啟。2008 年 12 月，歐盟通過在前蘇聯地區延伸歐洲睦鄰政策的「東部夥伴關係」計畫，加強與烏克蘭、白俄羅斯、摩爾多瓦、喬治亞、亞美尼亞和亞賽拜然等 6 國的合作，以確保歐盟在該區的影響力和磁吸效應。2010 年 4 月，美國總統歐巴馬和俄國總統梅德維捷夫在捷克首府布拉格簽署了新版《削減戰略武器條約》(Strategic Arms Reduction Treaty)，並於 2011 年 2 月正式生效。⁹2010 年 5 月美國歐巴馬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出台，不再提先發制人戰略概念，淡化軍事手段的單邊主義色彩，主張營造共同安全，將外交、國防和發展並列為國家安全戰略的三大支柱。

2010 年 6 月，在羅斯托夫舉行的第 25 次俄羅斯與歐盟高峰會上，雙方宣布啟動現代化夥伴關係倡議，共擬合作路徑圖，落實雙方原先在經濟、外部安全、司法和科學教育等四個共同合作空間的計畫。2010 年 11 月，俄羅斯與北約組織在里斯本舉行了自 2008 年俄羅斯與喬治亞衝突後的首次高峰會，俄國允許北約組織借道俄羅斯向阿富汗運輸軍用物資。北約組織亦邀請俄羅斯參與歐洲反導系

⁷ Миров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форум, <http://www.gpf-yaroslavl.ru>

⁸ Валдай-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дискуссионный клуб, <http://valdaiclub.com>

⁹ 冷戰期間，美蘇為了削減和限制進攻性戰略武器，於 1991 年 7 月簽署了《削減戰略武器條約》，有效期限 15 年，但因隨後蘇聯解體，條約的生效延遲。該條約直至 1994 年 12 月 5 日正式生效，有效期至 2009 年 12 月 5 日。

統計畫，俄羅斯雖表示同意，但相關談判至今仍毫無進展。2011年9月13日，羅馬尼亞與美國簽署協議，同意美國在其境內靠近保加利亞的德維塞盧(Deveselu)空軍基地部署陸基「標準3」(SM-3)型反導系統，預計在2015年開始運作。美國與波蘭簽署的反導系統協議則自2011年9月15日起正式生效，到2018年，美國將在波蘭北部毗鄰波羅的海的瑞茲科沃(Redzikowo)基地部署24枚陸基「標準3」型導彈。2011年9月，土耳其同意部署北約組織反導系統的預警雷達。2011年10月5日，西班牙同意美軍在其羅塔海軍基地部署4艘裝備「神盾」(Aegis)反導系統的驅逐艦。針對歐洲國家不斷加入反導系統，俄羅斯屢屢向北約組織表達不滿，要求北約組織開立具有法律約束力的保證-反導系統不針對俄國。俄國擔心歐洲反導系統擴散，將會攔截俄國的戰略核導彈，使得俄國失去核威懾力，在西班牙宣布加入北約組織反導系統後，俄國防部在2011年10月17日宣布，俄軍已在加里寧格勒州部署了「伊斯坎德爾」(Iskander)戰術導彈，且正在組建首支完全配備「伊斯坎德爾」的導彈旅。

在俄羅斯與歐亞地區，舉凡能源安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東擴、地緣政治等傳統權力競逐議題廣受重視，而國家認同往往是國內、區域，甚至是國際間衝突之源，而不同的和平建構方案則提供了預防衝突、消弭暴力與進一步合作、整合的基礎。尤其是前共黨國家統治下的多族群社會，隨著全球民主化的浪潮，族群衝突不斷、國家認同混淆，進而導致了共黨政權垮台和族群聯邦制國家的解體。後共俄羅斯與歐亞地區進行國家建造的時，仍須處理國內的民族分離運動遺緒，例如俄羅斯的車臣(Chechnya)，喬治亞的南奧賽提亞、阿布哈茲，亞塞拜然的納卡地區(Nagorno-Karabakh)，摩爾多瓦的得涅斯特河左岸地區(Transnistria)，以及巴爾幹地區的科索沃(Kosovo)等。針對上述衝突地區，在國際體系變化和後共國家轉型的脈絡下，探究俄羅斯外交政策的演變，歐亞地區族群衝突的原因，國家認同的本質，以及和平建構的可行方案。

從世界各地的衝突經驗來看，近年來對國際穩定的最嚴重威脅來自於原先底定的武裝衝突再度復發；從專制獨裁邁向民主的轉型階段最充滿潛在的不穩定；在缺乏民主理念情況下，分離運動、言語上合理化暴力行為、外力支持、國家壓迫，則極有可能導致族群的恐怖主義；一個國家內部的經濟、政治、安全和社會等結構屬性功能不彰導致國家失敗，則須付出毀滅性的代價，甚至殃及鄰國(Hewitt, Wilkenfeld, Gurr, 2009)。以俄羅斯與歐亞地區為例，2008年南奧賽提亞、阿布哈茲與喬治亞衝突再起，俄羅斯與喬治亞兵戎相見，五日戰爭停火協議後俄羅斯逕自承認奧賽提亞、阿布哈茲主權獨立；俄羅斯歷經兩次的車臣戰爭後，車臣分離份子恐怖攻擊行動不斷；納卡地區懸而未決的地位仍然阻礙亞塞拜然和亞美尼亞的關係正常化；形同獨立的得涅斯特河左岸地區，危及摩爾多瓦統治的正當性；甫受西方支持獨立的科索沃仍受到塞爾維亞和俄羅斯的堅決否定。上述的例子都具備了對國際穩定造成威脅的條件：皆曾是所謂的衝突凍結(frozen

conflicts) 情況；都是後共混合式政體 (hybrid regimes)，亦即兼具民主表象和威權本質的轉型階段；國家治理成效普遍不彰；皆有外部強權（俄羅斯、美國、歐盟）介入。

在不同的文化底蘊下，如何使談判、斡旋生效？如何從治標的衝突管理到治本的衝突解決或預防衝突？如何建構一個可行的和平方案？探究族群衝突的原因、國家認同的本質，以及和平建構的方案，其中涉及的主要面向，不外是國際體系變化和後共國家轉型脈絡下的「合作與權力競逐」。分裂社會的族群衝突可從建構主義、安全困境、歷史和結構性等因素來加以探討。政治機會、族群認同、領導力和組織能力，則是族群政治動員的先決條件 (Barany and Moser, 2005)。關於國家認同的本質，著重在民族自決、主權、獨立、領土疆界、公民身份、公投等概念的界定和釐清。從權力分享、自治、聯邦制、民族國家治理 (Roeder and Rothchild, 2005)、轉型正義 (Stan, 2008; Nalepa, 2010) 等制度面向探討和平建構的可行方案。

肆、結論：普丁政權的延續—俄羅斯停滯或前進？

俄國最大黨「統一俄羅斯黨」於 2011 年 9 月召開的第 12 次代表大會上，梅德維捷夫總統宣布不競選連任，並推舉前任總統，即現任總理兼黨魁普丁問鼎明年總統寶座，普丁欣然接受，整個會場歡聲雷動，梅德維捷夫則被委以年底國會選舉和下屆總理的重任。從目前俄國政治權力結構和長期民調結果來看，「統一俄羅斯黨」贏得國會大選和普丁於明年 5 月回鍋總統已可篤定。4 年前職位交換的「投桃報李」戲碼再度上演，只不過這次總統人選不像上次撲朔迷離，普丁早已迫不及待的公開總統候選人身份，而還有超過半年總統任期的梅德維捷夫則提前「韜光養晦」。

普丁在 2000 年當選總統，2004 年連任，礙於憲法規定，總統只能連任一次，在 2008 年任期屆滿後，屈就總理一職，以便隔屆再選總統。根據俄羅斯憲法，總統決定國家內外政策基本方針，享有發佈等同法律的命令、擁有否決權和任免總理等實權。然而，普丁總理的實際權力和政治威信，始終凌駕現任總統之上。普丁能持續左右政局，主要來自於其 8 年總統任內，以中央集權的政治手段、能源為主的經濟成長和政治強人的領袖魅力，在世紀之交帶領俄羅斯走出國家衰敗的混亂局面，重塑俄國的大國形象，贏得俄國人民高度的肯定，也為 4 年總理任內的施政累積更多的政治資本。在普丁光環還沒有褪色的情況下，角逐總統大位舍我其誰。究竟普丁的長期統治對俄國是福是禍？普丁的內外政策又將有哪些機遇和挑戰？

下一屆總統任期已由 4 年延長為 6 年，設若普丁再做兩任直到 2024 年，那麼有四分之一世紀長的時間，俄羅斯都在普丁的巨大身影下。普丁統治俄國的時間與蘇聯時期在位最久的兩位領導人史達林（Joseph Stalin）（31 年）、布里茲涅夫（Leonid Brezhnev）（18 年）相比，也不遑多讓。普丁將從 2000 年的 48 歲壯年總統，到下台時的 72 歲老人總統。普丁對總統職位的戀棧，在西方國家看來或許是個異數，但對前蘇聯地區國家而言，現年 59 歲的普丁不過是個「後起之秀」。相較於烏茲別克總統卡里莫夫（Islam Karimov）（現年 73 歲，執政至今 20 年）、哈薩克總統納札巴耶夫（Nursultan Nazarbayev）（現年 71 歲，執政至今 20 年）、塔吉克總統拉赫蒙（Emomalii Rahmon）（現年 59 歲，執政至今 19 年）、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Alexander Lukashenko）（現年 57 歲，執政至今 17 年），普丁只是有樣學樣，畢竟大家都是來自於蘇聯共黨專政時期的「職官名錄」，深諳權力鬥爭之道。

多數俄國人普遍認為，普丁的長期統治有利於政治穩定和政策連慣性，也唯有強而有力的領導中樞，才能應對內外危機。普丁的高民意支持度、俄國的經濟成長和俄國對內外威脅的認知，合理化威權統治的正當性。然而，證諸北非、中東威權政體一一隕落的「阿拉伯之春」，國家的長治久安仍繫於健全民主制度由下而上的監督制衡。行政權宰制下的非正式恩庇侍從關係網絡，只會排除社會多元競爭和政治參與，造成官僚腐敗，阻礙國家的前進。

對於戮力現代化大業的俄羅斯而言，在內外政策的制訂與施行上，仍充滿機會與挑戰。在內政方面，「普丁計畫」主軸之一的「全國民生方案」與主軸之二的「俄羅斯 2020 年前的發展戰略」，其目的在於建立創新型經濟和發展現代化，以重振俄國的大國地位。對普丁及其領導階層而言，西方國家對俄國民主、人權的公開批評，其真正用意不過是在削弱普丁政權統治的正當性；西方國家對前蘇聯地區的民主輸出，對非政府組織的援助，以及顏色革命的推波助瀾，無非在於促成俄國政權的替換。然而，在社會治安方面，探索真相的媒體工作者和無辜的少數族裔慘遭殺害時有所聞。車臣問題的嚴重性，迫使北高加索地區戰線延長至莫斯科，恐怖攻擊事件不斷。俄國的現代化藍圖，關於國族認同部分，尚未建構出通往「想像的共同體」之路徑圖。

在外交方面，綜合國力消長和國際局勢變化，持續影響著俄羅斯對國家利益的界定和採取衝突或合作的態度。基於地緣政治和國家安全的考量，俄國仍視前蘇聯地區為其專屬勢力範圍、戰略緩衝區和外交的優先方向。美俄關係雖然重啟，但美國的單極霸權和北約組織的持續東擴，仍被俄國視為是戰略上的零和博弈。普丁的第三任總統期間，俄國將主辦 2012 年的亞太經濟合作會議年會和 2014 年的冬季奧運會，於 2018 年連任總統後，俄國也將舉辦世界杯足球賽，屆時都將有助於提升俄國的國際地位和普丁的個人形象。俄國獨特國情與普世價值、規

範的取捨，仍在於普丁明智的抉擇。

【参考書目】

- Владимир Гельман, «Тупик авторитарной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Pro et Contra*, Сентябрь-декабрь 2009), сс. 51-61.
- Ирина Глебова, *Как Россия справилась с демократией: заметки о русск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культуре, власти, обществе*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6)
- Виталий Иванов, *Партия Путина* (Москва: ОЛМА Медиа Групп, 2008)
- А. В. Иванченко, А. Е. Любарев, *Российские выборы от перестройки до суверенной демократии* (Москва: Независимый институт выборов, 2007)
- Ю. Г. Коргунюк,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артийной системы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Москва 2007)
- И. М. Клямкина, *Россий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Москва 2007)
- ВЦИОМ, *Путеводитель по выборам* (Москва 2007)
- Н. Лапина, *Два президентских срока В. В. Путина: Динамика перемен* (Москва: ИНИОН РАН, 2008)
- В. К. Левашов, *Социо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динамика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Москва 2007)
- М. А. Лапина, *Современная реформа систем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Москва 2007)
- Г. М. Михалева, *Российские партии в контексте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Москва: ЛИБРОКОМ, 2009)
- Е. С. Петренко, *Граждан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Москва: Институт Фонда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мнение», 2008)
-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и дискуссия на Мюнхенск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по вопросам политик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http://archive.kremlin.ru/text/appears/2007/02/118097.shtml>
-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Новый интеграционный проект для Евразии—будущее, которое рождается сегодня》, *Известия*, 2011.10. 03.,
<http://www.izvestia.ru/news/502761>
- А. И. Соловьев, *Электоральн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9)
- М. В. Ходякова, *Парламентаризм в России: проблемы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музе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 2006)
- К. Г. Холодковский, «К вопросу 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е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ПОЛИС*, № 2 (2009), сс. 7-22.
- Игорь Юргенс, “Жесткий вызов ‘мягкой силы’,”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2011.09.16,

- <http://www.rg.ru/2011/09/16/yurgens.html>
- Roy Allison, Margot Light and Stephen White, *Putin's Russia and the Enlarged Europe* (London: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06)
- R. Baker, ed.,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ism: The Role of Bureaucracy* (Westport, Conn: praeger, 2002)
- H. Baldersheim, M. Illner, and H. Wollmann, *Local Democracy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Opladen, Ger.: Leske & Budrich, 2003)
- Zoltan Barany and Robert G. Moser, *Ethnic Politics after Commun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 Mark R. Beissinger, *Nationalist Mobilization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Stat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 Christopher Browning, "Reassessing Putin's Project: Reflections on IR Theory and the West,"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Vol 55, No. 5 (September/October 2008), pp. 3-13.
- Alfio Cerami, "Welfare State Developments 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Oil-Led Social Policy and the 'Russian Miracle'," *Social Policy & Administration*, Vol. 43, no. 2 (April 2009), pp. 105-120.
- Vicken Cheterian, *War and Peace in the Caucasus: Russia's Troubled Fronti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9)
- Anne L. Cluna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ussia's Resurgence: Aspirations, Identity, and Security Interest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9)
- Linda J. Cook, Mitchell Orenstein and Marilyn Rueschemeyer, eds., *Left Parties and Social Policy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99)
- Linda J. Cook, *Postcommunist Welfare States: Reform Politics in Russia and Eastern Europ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7)
- Timothy J. Colton and Stephen Holmes, ed., *The State after Communism: Governance in the New Russia* (Rowman & Littlefield, 2006)
- Alexandra Barahona De Brito, Carmen Gonzalez Enriquez, and Paloma Aguilar, eds., *The Politics of Memory: Transitional Justice in Democratizing Societies*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Wesselin Dimitrov, Klaus H. Goetz, and Hellmut Wollmann, eds., *Governing after Communism: Institutions and Policymaking* (Rowman & Littlefield, 2006)
- Robert H. Donaldson and Joseph L. Noguee, *The Foreign Policy of Russia: Changing Systems, Enduring Interests*, 4th edition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2009)
- Robert Elgie, *Divided Government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Robert Elgie and Sophie Moestrup, eds., *Semi-Presidentialism Outside Europe: A Comparative Study* (Routledge, 2007)

- Robert Elgie and Sophie Moestrup, eds., *Semi-Presidentialism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9)
- Miguel Glatzer and Dietrich Rueschemeyer, *Globalization and the Future of Social Welfare Policy: Cross-Regional Comparisons*, (Univ. of Pittsburgh, 2004)
- J. Hausner, B. Jessop, and K. Nielsen, eds., *Strategic Choice and Path-Dependency in Post-Socialism* (Aldershot, UK: Elgar, 1995)
- J. Hayward and A. Menon, eds., *Governing Europe: Memorial Volume for Vincent Wright*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J. Joseph Hewitt, Jonathan Wilkenfeld, and Ted Robert Gurr, *Peace and Conflict 2010* (Paradigm Publishers, 2009)
- J. Kornai, S. Haggard, and R. Kaufman, eds., *Reforming the State: Fiscal and Welfare Reform in Post-Socialist Countrie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David D. Laitin, *Identity in Formation: The Russian-Speaking Populations in the Near Abroad*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 Robert Legvold, ed., *Russi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nd the Shadow of the P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 Bobo Lo, *Vladimir Putin and the Evolution of Russian Policy* (London: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03)
- Dov Lynch, *Engaging Eurasia's Separatist States: Unresolved Conflicts and De Facto States* (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 2004)
- Jeffrey Mankoff, *Russian Foreign Policy: The Return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9)
- Nick Manning, Ovsey Shkaratan, and Nataliya Tikhonova, *Work and Welfare in the New Russia* (Ashgate Publishing, 2000)
- Nick P. Manning, NE Tikhonova, and Karen George, *Poverty and Social Exclusion in the New Russia* (Ashgate Publishing, 2004)
- Monika Nalepa, *Skeletons in the Closet: Transitional Justice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 Julie Newton, "Shortcut to Great Power: Russia in Pursuit of Multipolarity," in Julie Newton and William Tompson, eds., *Institutions, Ideas and Leadership in Russian Politics* (Hampshire, U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 Nicolai Petro, *Crafting Democracy: How Novgorod Has Coped with Rapid Social Chang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4)
- Alex Pravda, ed., *Leading Russia: Putin in Perspective*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William Pridemore, *Ruling Russia: Law, Crime, and Justice in a Changing Society*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05)

- Dina Rome Spechler, "Russian Foreign Policy During the Putin Presidency: The Impact of Competing Approaches,"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Vol. 57, No. 5 (September/October 2010), pp. 35-50.
- Jack Snyder, *From Voting to Violence: Democratization and Nationalist Conflict*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2000)
- Adam N. Stulberg, *Well-Oiled Diplomacy: Strategic Manipulation and Russia's Energy Statecraft in Eurasia*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7)
- Ronald Grigor Suny, *The Revenge of the Past: Nationalism, Revolution,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Dmitri Trenin, *The End of Eurasia: Russia on the Border Between Geopolitics and Globalization* (Washington, D. 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02)
- Andrei P. Tsygankov, *Russia's Foreign Policy: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National Identity*, 2nd edition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10)
- Celeste A. Wallander, ed., *The Sources of Russian Foreign Policy after the Cold War*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6)
- Lucan Way, "Resistance to Contagion: Sources of Authoritarian Stability i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in Valerie Bunce, Michael McFaul and Kathryn Stoner-Weiss, eds., *Democracy and Authoritarianism in the Postcommunist Worl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 Stephen K. Wegren and Dale R. Herspring, eds., *After Putin's Russia: Past Imperfect, Future Uncertain*, 4th edition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10)
- P. Weller, H. Bakvis, and R. Rhodes, eds., *The Hollow Crown: Countervailing Trends in Core Executives* (Basingstoke, UK: Macmillan, 1997)
- Stephen White, Richard Sakwa, and Henry E. Hale, *Developments in Russian Politics* 7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 Christoph Zurcher, *The Post-Soviet Wars: Rebellion, Ethnic Conflict, and Nationhood in the Caucasu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7)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計畫主持人參加2011年4月2-4日，於英國劍橋大學（Fitzwilliam College, Cambridge University）舉辦的英國斯拉夫及東歐研究學會（British Association for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 BASEES）2011年會，並於4月2日的15:00-16:30第二場之二發表論文。

發表論文的場次資料如下：

BASEES Annual Conference

2-4 April 2011

Fitzwilliam College, Cambridge University

Saturday, 2nd April, 2011

15:00-16:30: Session 2

2.2 Politics: Issues of Governance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Chair: Karen Henderson (University of Leicester, UK)

–Vesselin Dimitrov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Hussein Kassim, ‘The National Coordination of EU Policy in the ‘New’ Member States: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Svetlana Inkina (University of Toronto), ‘Public Administrative Reform in Post-Communist States: in Search of a New Model’

–**Yung-Fang Li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State Governance in Russia: Institutions, Policies and Bureaucracy’**

大會證明文件，請見BASEES 2011年會議程，<http://www.basees.org.uk>

論文題目：State Governance in Russia: Institutions, Policies and Bureaucracy

論文摘要：

This study analyses Russian state governance in the Putin and Medvedev era through investigating the processes and outcomes of institution-design and policy-making in central state executives, and the administrative performance of bureaucracy. It further explores the linkages between institutions and policy-making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wo major policies of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and the modernisation project under the Medvedev-Putin tandem. The main features of the current regime include

controlled elections and media, legitimacy based on economic growth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and co-optation instead of massive repression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an effective rather than a democratic state-building. In the situation of a co-opted civil society and a soft authoritarian state, state corporatism, in the form of a populist and developmental regime and state-led organisation of societal interests, has become an alternative to grass-roots and civic participation. Neither business nor labor interests have developed enough to engage the state in meaningful dialogue leading to an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of social partnership on state-labor-management relations.

計畫主持人參加此次為期 3 天的研討會，獲益良多，雖然只是發表初步的部分研究成果，但仍獲得與會的國際學者不少的寶貴意見，對論文的修改和進一步撰寫有不少的助益。尤其，今年大會頒發 2009 年最佳書卷獎 The Alexander Nove Prize, 2009 (awarded 2011)，由計畫主持人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 Archie Brown (Emeritus Professor, St Antony's College, Oxford): *The Rise and Fall of Communism* (Bodley Head, 2009) 獲獎，為大會掀起了最高潮，也使本人此次的英國之行更添光彩。Professor Brown 已年逾 70，但仍研究著述不輟，誠乃學界典範。

國科會補助計畫衍生研發成果推廣資料表

日期:2011/10/31

國科會補助計畫	計畫名稱: 俄羅斯的國家治理—制度、政策與官僚體系
	計畫主持人: 林永芳
	計畫編號: 98-2410-H-004-051-MY2 學門領域: 比較政治
無研發成果推廣資料	

98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研究成果彙整表

計畫主持人：林永芳		計畫編號：98-2410-H-004-051-MY2				計畫名稱：俄羅斯的國家治理－制度、政策與官僚體系	
成果項目		量化			單位	備註（質化說明：如數個計畫共同成果、成果列為該期刊之封面故事...等）	
		實際已達成數（被接受或已發表）	預期總達成數（含實際已達成數）	本計畫實際貢獻百分比			
國內	論文著作	期刊論文	0	0	100%	篇	
		研究報告/技術報告	1	1	100%		
		研討會論文	1	1	100%		
		專書	1	1	100%		
	專利	申請中件數	0	0	100%	件	
		已獲得件數	0	0	100%		
	技術移轉	件數	0	0	100%	件	
		權利金	0	0	100%	千元	
	參與計畫人力 （本國籍）	碩士生	1	1	100%	人次	
		博士生	0	0	100%		
		博士後研究員	0	0	100%		
		專任助理	0	0	100%		
國外	論文著作	期刊論文	0	0	100%	篇	
		研究報告/技術報告	0	0	100%		
		研討會論文	1	1	100%		
		專書	0	0	100%		章/本
	專利	申請中件數	0	0	100%	件	
		已獲得件數	0	0	100%		
	技術移轉	件數	0	0	100%	件	
		權利金	0	0	100%	千元	
	參與計畫人力 （外國籍）	碩士生	0	0	100%	人次	
		博士生	0	0	100%		
		博士後研究員	0	0	100%		
		專任助理	0	0	100%		

<p>其他成果 (無法以量化表達之成果如辦理學術活動、獲得獎項、重要國際合作、研究成果國際影響力及其他協助產業技術發展之具體效益事項等，請以文字敘述填列。)</p>	<p>無</p>
--	----------

	成果項目	量化	名稱或內容性質簡述
科 教 處 計 畫 加 填 項 目	測驗工具(含質性與量性)	0	
	課程/模組	0	
	電腦及網路系統或工具	0	
	教材	0	
	舉辦之活動/競賽	0	
	研討會/工作坊	0	
	電子報、網站	0	
	計畫成果推廣之參與(閱聽)人數	0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 100 字為限）

實驗失敗

因故實驗中斷

其他原因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

論文： 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 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 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 100 字為限）

部分研究成果將收錄於專書篇章

部分研究成果將修改後投稿期刊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500 字為限）

本研究計畫主持人曾赴俄國進行實地參訪，建立學術交流網絡，蒐集俄文第一手資料，並參加國際學術研討會，宣讀本研究計畫之初步研究成果，和與會的國際學者專家交換意見。本研究計畫的貢獻在於拓展俄羅斯研究的新課題，強化國內研究俄羅斯的學術風氣，進而與國際學術研究接軌，增加國人對俄羅斯事務的瞭解與興趣，並提供國內學術界和實務界關於國家治理的經驗比較。藉由探討俄羅斯國家治理的內外面向－現代化政策和外交政策，期能豐富比較政治、國際關係和區域研究等學門的發展。